[1-6 将公众的讨论组织起来的三类早期“制度” 2](#_Toc191564856)

[1 17-18世纪的法国：宫廷生活衰落，城市“沙龙”（Salon）兴起 2](#_Toc191564857)

[2 17-18世纪英国：咖啡馆和沙龙的兴盛 2](#_Toc191564858)

[3 论英国的咖啡馆 2](#_Toc191564859)

[4 论法国的沙龙 3](#_Toc191564860)

[5 17-18世纪的德国与“沙龙”和“咖啡馆”的近似物：学者宴会or语言协会；在内部公众的范围内公共地使用知性 3](#_Toc191564861)

[6 18世纪德国：更具开放性的“公开的联合会/协会”（die offene Vereinigung） 3](#_Toc191564862)

[7-9 【重点】市民公共领域的三类早期制度的共性在于“将私人间有稳定化趋势的讨论组织起来”，因此它们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制度性标准” 3](#_Toc191564863)

[7 第一，三者都提倡/促进一类无视地位差别的、仅仅将人视作生而平等的人来对待的社会交往方式（公众理念的制度化） 3](#_Toc191564864)

[8 第二，各类文化作品商品化，成为普遍开放的、能够为公众所讨论和评判的；从消极方面来说，文化商品化是文化商品的世俗化（失去灵韵） 4](#_Toc191564865)

[9 第三，公众在原则上的非封闭性。 4](#_Toc191564866)

[10-13 艺术公众：读、看、听 4](#_Toc191564867)

[10 在文化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中，新市民阶层中既有财产又有教养，从而能够消费文化商品的少数私人组成了“分散公众”（das diffusse Publikum）【后文称“艺术公众”（Kunstpublikum）】 4](#_Toc191564868)

[11 读者公众（Lesepublikum）的形成：出版社取代赞助人，与著作家和市场对接（1700-1710） 4](#_Toc191564869)

[12 观众公众（Zuschauerpublikum）形成：后革命时期，宫廷和王府的剧院的公开化 4](#_Toc191564870)

[13 音乐会公众（Konzertpublikum）形成：音乐不限于功用音乐，成为了体现个人偏好、供人自由选择的商品 4](#_Toc191564871)

[14 艺术的“公共展览”（die öffentliche Ausstellungen）(画展、演奏会、剧院)制度化了艺术公众对艺术作品的外行评判，打破了所谓行家（Kenner）评判艺术的特权 5](#_Toc191564872)

[15 职业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公众的辩证关系：既（1）受艺术公众委托，对艺术市场上的作品进行虽不具特权、但职业化的艺术批评；（2）作为公众的教育者，提醒相对缺乏评判力的公众不要沉迷“Dogma”或“Mode” 5](#_Toc191564873)

[16 制度化的艺术批评以“期刊”为工具 5](#_Toc191564874)

[17 论道德周刊（die moralischen Wochenschriften）：文艺批评、公众讨论和被批评和讨论的著作并不分离。 6](#_Toc191564875)

[18 以1708年创设的道德周刊《Tatler》为例，阐明道德周刊的批评、讨论和著作的不分离；公众本身就是道德周刊的对象和内容，公众通过道德周刊达成自我理解 6](#_Toc191564876)

1-6 将公众的讨论组织起来的三类早期“制度”

1 17-18世纪的法国：宫廷生活衰落，城市“沙龙”（Salon）兴起

1.1 17世纪的法国，公众（Le public）指的是艺术和文学的受众、消费者和批评家

1.2 “宫廷”和城市，王公贵族和新市民阶层都属于早期公众

1.3 城市中的沙龙（Salon）逐渐取代了“宫廷礼堂”（der höfische Saale），要求独立性

1.4 18世纪的沙龙中，“城市贵族”（经济上不事生产、政治上没有功能）已经与出身市民阶层的“著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相联系，但后者相对于贵族的独立性仍然不足

1.5 在奥尔良摄政期间，随着法国迁都巴黎，宫廷才失去了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或者说作为公共领域的地位；摄政王及其追随者偏爱小型社交圈，且越来越不在意繁文缛节。

2 17-18世纪英国：咖啡馆和沙龙的兴盛

2.1 在光荣革命后，Court对twon的影响力下降

2.2 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直到Karl Ⅱ），文学和艺术都服务于国王（König）的“排场”，但在光荣革命后，宫廷生活急剧衰败

2.3 城市相对于宫廷的优势是通过两个制度确立的（1）咖啡馆（Kaffeehäuser）（1680-1730为盛期）；（2）沙龙（摄政和革命之间为盛期）

2.4 【重点】沙龙和咖啡馆起初是文学批评的中心，后来是政治批评的中心。在这两大中心中，贵族和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有教养者旗鼓相当地相互交流。

3 论英国的咖啡馆

3.1 17世纪中叶，某位东地中海商人的马车夫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

3.2 1700-1710，伦敦已有超过3000家咖啡馆，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熟客圈子

3.3 文学作品必须在咖啡馆(和沙龙)中取得正当性，即获得公众的认可

3.4 在咖啡馆中，往往会有一位与大市民阶层走到一起的贵族，其社会功能是代表“地主和富人的利益”。因此，咖啡馆中起初围绕艺术和文学作品的“说理”，之后会延展到经济和政治论争上

3.5 【有趣】咖啡馆和沙龙分别由男性和女性主导。

3.6 【关注】咖啡馆的参与者不仅有贵族和新市民阶层，还有旧中间等级or传统意义上的市民，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

4 论法国的沙龙

4.1 在沙龙之外，市民阶层有钱而无权；贵族无钱无权，但有特权，在市民阶层面前声张威望。

4.2 在沙龙内，贵族和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几乎是平等相待；因此，知识分子不再为赞助者服务，其想法得以自由。

4.3 在菲利普-奥尔良摄政时期，沙龙仅仅是吃饭宴饮的场所，但很快宴会上的交谈（Konversation）就和讨论（Diskussion）联系了起来（Die Verschränkung der Konversation und Diskussion）

4.4 沙龙对各类文学和艺术作品“初次发表”的垄断

5 17-18世纪的德国与“沙龙”和“咖啡馆”的近似物：学者宴会or语言协会；在内部公众的范围内公共地使用知性

5.1 同一时期的德国没有与“宫廷”生活争夺公共性的“城市”生活

5.2 近似物：（1）学者们的宴会（die gelehrte Tischgesellschaft）；（2）旧语言协会

5.3 参与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私人，其中占据优势者是受过学术教育的市民阶层

5.4 旧语言教团（Sprachorden）的成员不分高低贵贱，以保护和促进母语为共同目标；这种平等的前提是所有成员都是“私人”，不在国家机器中任职

5.5 在德国的这些宴会或协会中，说理或对知性的公共使用威胁了统治关系，所以不可公开化。因此，知性只能在某种内部公众的范围内使用。

6 18世纪德国：更具开放性的“公开的联合会/协会”（die offene Vereinigung）

6.1 说理的公众、从而以公众为先驱的市民公共领域越是胜过了上级当局管制的公共领域，秘密社交圈（geheime Gesellschaft）的实践越是落入自身的意识形态

6.2 从市民阶层的绅士中形成的社交圈，在18世纪扩展为了“公开的联合会”（die offene Vereinigung）。相比于秘密团体，不仅更具开放性，而且也贯彻了“市民阶层的交往风格、亲密性和反对宫廷习俗的道德”

7-9 【重点】市民公共领域的三类早期制度的共性在于“将私人间有稳定化趋势的讨论组织起来”，因此它们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制度性标准”

7 第一，三者都提倡/促进一类无视地位差别的、仅仅将人视作生而平等的人来对待的社会交往方式（公众理念的制度化）

它们都促进一类社会交往，这类社会交往不是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而是在一般意义上忽视（取决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地位。所有人是作为“人”而参与交往，论据的权威高于社会阶序的权威。“公众的理念”（die Idee des Publikums）在其中制度化，但没有现实化。

【Link】这一段哈贝马斯区分了理念的“制度化”与“现实化”是非常有启发的。随着理念A制度化，制度I的参与者在从事一系列制度I包括的实践P时，就必须遵守一系列源自于理念A的具体规范。尽管这些规范可能在实际的行动中为人背离，从而理念A可能并未现实化，但只要这些规范是事实上有效的，理念A就已经制度化。理念的制度化意味着“客观要求”的设定。

【Link】最好的道德规范是与技术规则一致的；迫使人们合作。

8 第二，各类文化作品商品化，成为普遍开放的、能够为公众所讨论和评判的；从消极方面来说，文化商品化是文化商品的世俗化（失去灵韵）

在上述公众中的讨论以迄今为止不被质疑的领域的问题化为前提。过去（文学公共领域的）公众所批判讨论的“普遍物”是被教会和国家权威的解读所垄断的；但随着各类文化产品（哲学和文学著作、艺术作品等等）商品化（为市场而生产），文化商品在原则上成为“普遍开放的”。

9 第三，公众在原则上的非封闭性。

第三，在原则上，公众是非封闭的。任何一个小公众都自认为且事实上处在一个由全体私人（私人加入公众是以教育和财产（Bildung und Besitz）为前提的）组成的更大的公众之中。小型公众仅仅是这个大公众的发言人或教育者罢了（一种新型的市民阶层的代表die bürgerliche Repräsentation）。

10-13 艺术公众：读、看、听

10 在文化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中，新市民阶层中既有财产又有教养，从而能够消费文化商品的少数私人组成了“分散公众”（das diffusse Publikum）【后文称“艺术公众”（Kunstpublikum）】

10.1 在文化来往的商品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离散/分散公众”（文化公共领域的公众）

10.2 【关键】但组成公众的、受过教育且有财产的私人是人口中的少数；多数人文盲+赤贫，无法进入文化商品市场

11 读者公众（Lesepublikum）的形成：出版社取代赞助人，与著作家和市场对接（1700-1710）

12 观众公众（Zuschauerpublikum）形成：后革命时期，宫廷和王府的剧院的公开化

13 音乐会公众（Konzertpublikum）形成：音乐不限于功用音乐，成为了体现个人偏好、供人自由选择的商品

13.1 相比于读者和观众公众，音乐会公众是一类全新的公众

13.2 18世纪末，一切音乐都和代表性公共领域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功用音乐），用以呈现宫廷和上帝的权威

13.3 private Collegia→公共的音乐会团体（收取入场费，音乐演奏的商品化）；出现了“无目的音乐”，听取何种音乐是听众“自由选择”的结果。

【个人对无目的音乐或非功用音乐的偏好体现了其作为私人的主体性？】

14 艺术的“公共展览”（die öffentliche Ausstellungen）(画展、演奏会、剧院)制度化了艺术公众对艺术作品的外行评判，打破了所谓行家（Kenner）评判艺术的特权

14.1 在公众中，无论是行家还是外行，都有资格做评判（Urteil）

14.2 在绘画行业中，关于“外行评判”的争论最为激烈。

14.3 过去，画师给贵族收藏者作画，随着文化商品化；画师面向市场作画，随之出现了大量面向公共领域和公众的画展展览。画作成为原则上可被所有人评判的作品。

14.4 博物馆（画作博物馆）和演奏会、剧院一样，将“外行对艺术的评判”制度化了。

14.5 “讨论”是私人“领有”艺术的媒介：艺术批评成为了“对话”（Konversation）

14.6 行家（Kenner）丧失了艺术评判的特权地位，其原先承担的功能被“职业艺术批评”所取代。

【有趣的对比点！艺术与人民（中国-革命时期）？艺术与公众（西方-早期资本主义）？】

15 职业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公众的辩证关系：既（1）受艺术公众委托，对艺术市场上的作品进行虽不具特权、但职业化的艺术批评；（2）作为公众的教育者，提醒相对缺乏评判力的公众不要沉迷“Dogma”或“Mode”

15.1 艺术批评的制度：文学批评、剧院批评、音乐批评

15.2 有自决能力的公众的“外行评判”在“艺术批评的制度”中组织化

15.3 职业艺术批评家用今天的行话来说是“Kunstrichter”

15.4 职业艺术批评家的辩证任务（1）公众的受委任者（Mandatar）；（2）公众的教育者（Pädagoge）

15.5 Kunstrichter 与 Richter的区别：前者的判断不具备客观约束力

15.6 艺术批判的新闻工具：期刊Zeitschrift（手写通信→印刷的月刊or周刊）

16 制度化的艺术批评以“期刊”为工具

16.1 艺术和文化批评期刊（制度化的艺术批评的工具）是18世纪的典型创造

16.2 过去，哲学是唯一批判的；现在，文学和艺术必须和文学和艺术批评联系在一起才是可能的

16.3 kritische Journale与Werke的分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

16.4 公众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判性领有来自我启蒙，即将自身把握为“启蒙的活生生的过程”

17 论道德周刊（die moralischen Wochenschriften）：文艺批评、公众讨论和被批评和讨论的著作并不分离。

17.1 后来“批评性的期刊”（kritische Journale）、“社交的谈话圈子”（der gesellige Gesprächskreis）和“著作”（Werke）相互分离

17.2 而道德周刊本身是（1）咖啡馆中讨论的一部分（批评与讨论不分离）；（2）自认为文学的一部分（批评与著作不分离）

18 以1708年创设的道德周刊《Tatler》为例，阐明道德周刊的批评、讨论和著作的不分离；公众本身就是道德周刊的对象和内容，公众通过道德周刊达成自我理解

18.1 诞生背景：咖啡馆林立，拥有广大的客户群体，如果没有一份“报纸”，成百上千个圈子无法维持联系

18.2 道德周刊与咖啡馆的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从各期报纸中可以重构出其中的生活）；读者来信作为介入咖啡馆内部讨论的一种形式

18.3 道德周刊发表时甚至不署日期，以强调【相互启蒙过程】具有的方法超时间的连续性

18.4 相比于在后来的批评性的期刊中，感到自己能够自决的人的自我沟通/理解的意图，在道德周刊中得到了更明确的体现。（艺术批评和艺术本身不分离）

18.5 在这个阶段上，公众理解自身的方式不是对哲学、文学、艺术、科学著作进行反思，而是以自身为“文学”的对象。